

衛輝府志卷四十八

藝文

記四

明緱緹創修愛翁橋記

嘗按邑乘漢初酈食其說沛公守白馬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迨武帝時河決瓠子民不能田武帝臨河沉璧馬令塞之卒下淇園之竹功乃成迄今大河南徙已久地多洿下甌脫其在邑西境沙南北迤邐綿亘莫竟終始依然黃河故道也其在邑北境相傳舊白馬津渡處去邑四十里許有迎陽者湫墊殊甚暑雨秋潦水瀦蓄無所洩道路之間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一

行人病涉者久之邑孝廉趙愛棠公家世迎陽北馮村公喜鄉居非公事未嘗多履城市每結鞞過迎陽南遇水潦間阻輒憑軾嘆曰迎陽孔道深厲淺揭者人人思濟此非乘輿所能徧也慨然興創造杠梁之思焉時天啟丁卯始治道路次修橋梁不數月橋梁工告竣愛棠公業有記言詳其事題曰迎陽橋志地也後年餘往來者稱便遡創造之繇翕然名曰愛翁橋鄉民趙文明等恐其久而泯其實也復徵余記以示永永余曰一橋烏足以傳愛棠乎公材抱濟川用儲舟楫環堵而咏先王之風五十載於茲借使公一通仕籍廻狂瀾砥中流宏濟事業自爛然竹帛旂常

間寧僅道路之人頌德已耶信一橋不足以傳愛棠公矣里中長者作而言曰修橋一也出於細民則曰善果出於君子則曰大政子輿氏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可以想君子之政矣愛翁雖未嘗筮仕今年近大耋金錫圭璧無弛爾敬書云施於有政舍愛翁其誰與歸余曰唯唯遂援筆授之記且以告後之君子續邑乘者采愛翁橋實蹟與聖功陳公諸橋並載諸志是橋也以愛翁重卽以愛翁傳將同瓠子白馬共垂不朽矣愛翁諱產號愛棠字愧生萬歷壬午舉人國朝孫用正稽公泉記

斯泉也今少宰稽公之所經營荒度手自䟽鑿而成者也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二

泉成而遂指公之姓以名焉則民之不能忘也先是河決武陟之馬營塞未竟工再決中牟之十里店 天子南顧而咨慎選臣僚求可以當斯任者知公有濟川才乃指授方畧俾公秉成筭以往越七月工告竣公又條上善後數事悉報可會中州河事未艾 天子特簡公以少司馬總理河務公益感知遇矢勤矢慎早作夜思上下奔馳無有寧晷䟽引河築格堤補殘缺越二年而河防漸次就理 天子軫念民艱復遣官週行山東河南江南諸省浚泉源以濟漕運開水利以灌民田輝故有白沙蓮花梅竹諸泉皆飭令畚鍤從事而百泉其尤著者也泉之西有地焉碣确

而弗治公徘徊往來注視良久曰是其中宜有泉或曰泉之上土必潤茲燥弗得公曰試掘之掘之果得泉闢地畝許小者若指大者若盍爲泉不可勝筭或仰而湧或側而注汨汨焉亶亶焉流行洋溢泉水頓增而糧艘無滯持鍤之夫督役之吏從行之官咸歡躍驚拜曰非公之神曷克臻此公曰 聖天子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故地不愛寶川瀆效靈 何能之有於是輝之士民繹絡聚觀咸曰廣不踰畝深不踰丈而湧發暢流曲折奔赴深者益增其深廣者益增其廣田之苗若有助之長者官之船若有推之行者非泉之力不至此此豈區區補偏救弊私恩小惠所可同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

日語哉夫山之有泉不知其幾千百年矣泉之闕而未發也亦不知其幾千百年矣巨石磅礴砂礫委積之下公何以知其必有泉何以知泉之必鬻沸而噴薄此非人力殆有默相之者君德立於上則地道應於下大臣忠君愛國之誠無時不存則五行徵祥獻瑞之符隨處而見醴泉之出甘露之降信非偶然也夫事輕重大小緩急亦何常之有有益於國有利於民雖小亦大雖輕亦重顧緩者緩之急者急之亦視任事者之職力何如耳在易卦山上有澤爲咸山下有澤爲損咸之道主乎感而損之用存乎益苟有損上益下之心則必有感而遂通之故茲泉之爲稽

公出也若鼓於桴有動必聲不踰時刻不爽尺寸在輝言輝要特感應之一端耳公之治河奠民居以裕民食千里慶安瀾焉其造於豫者多矣是寥寥者烏足以盡公抑又聞之聖者作而明者述前有創而後有承兩相濟亦兩相成也 聖天子作之明公述之謀始之善蔑以加矣使創之於前而不有人焉繼之於後則山水之暴發砂石之壅閉能保其久而不敝手纘其緒無廢其功俾出者不窮而用者不匱後之君子端有責焉耳踵公之行無失公之意雖萬世永賴可也衆曰善故援筆而記以告來者

國朝孟發祥湯公右曾記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四

公奉 命校士中州以遴拔真才自誓絕夤緣杜請託弊絕風清盡洗陋習訪問明代忠節與前賢後裔加意存恤秉公衡文所取皆孤寒之士道路稱嘆以爲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里巷小民皆欣然撫背相告曰窮苦儒生曩之排擠而擯棄者今盡得泮遊矣至有歛歔泣下者蓋公之才識過人深明理道涉世旣深讀書極富古今得失成敗攷之有素清操固守非偶然也於戲謂爲善讀書焉可矣竊以清畏人知古人所戒公之清昭如日月可以格天地動鬼神愚夫愚婦盡知之公君子也所畏不在此也夫清操也顯揚孝也唯公有焉昔賢云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

富於蓄道德公之謂也諸生感公之德豎此豐碑以誌不忘他日者諸生有得志青雲當以公爲法是卽所以報公也於戲作人之雅化光昭萬世矣公其不朽也夫公諱右曾浙江仁和人

國朝吳國對濬縣學碑記

國家培養士氣興起教化端自學校始蓋學校者英賢俊傑之所居也德行道藝之所出也才品之所成而功業之所著也 子謂賢士之所關而教化之本原不其然乎今皇上萬幾之餘留心聖經賢傳嘗集館閣諸臣發明六義近復 詔諭中外各薦舉所知用備顧問 宸衷崇儒重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五

學一何篤也然則興學于各郡邑非賢有司不爲功余承乏學使每過郡邑見學宮鞠爲茂草斷址荒垣觸目有蕭然之色則知有司之不肖見學宮古道照顏馬革翬飛悠然聞絃誦之聲則知有司之賢其大較然矣 畿之南天雄固文物之邦而黎陽爲最于山有伾浮于水有淇衛于人物有端木諸賢故秀氣鍾淑久而益盛近者缺有間焉豈有司教化之不逮歟會開原劉君德新宰是邑毅然任斯文之責于邑東大伾建純陽洞閣以佐其形勝則右文之意已出尋常萬萬又念學宮爲妥侑 先聖之地修其廢墜而光大 廟模當不俟夫異日與司鐸葉君振甲謀之計

費工直幾許材木丹漆幾何築幾垣益幾楹捐俸資之其
邑之紳衿父老亦能感而各助之命有幹濟者督其事未
幾而功成規制仍舊而輪奐之間奕然翼然無不更新矣
又不待余過其邑始見古道照顏也漢文翁治蜀興起學
校教化大行比於齊魯百世後侈爲美談茲黎陽近屬
京師較蜀被化尤易得賢有司一爲振作彬彬蔚起者吾
知數年間可盈 朝右矣然後知移風易俗而大有造於
菁莪樸棫之化者類非俗吏所能爲也其壽之貞珉固宜
凡襄厥事者並勒名於左

國朝梁雲構孔廟記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六

瞻彼蘇山厥維神臯古名人仙侶時稅屐焉邇者域窳攸
移蛟龍宮之蛻甲羣飛益爲靈興迺源泉之左島嶼幾宮
舊爲聖人居以棘院故遂遷置廢祠烏鼠風雨難云去除
也慢褻殊甚且祠上龕純陽以陟嶺頂俯宣聖以蔽數椽
非禮也夫宣聖陶埏千禩呂唐舉進士寧非從陶埏中出
而顧正南面饗明禋千古聖師乃於蹕下而棲之純陽其
宴如安裸將邪邑人冀渭公氏於壬午舉孝廉深懷踧踖
議以仙壇爲類宮闢山建宇捐金竭蹶身肩其勩蓋欲以
正宗風以崇祀典而純陽則極力另龕之厥舉閎哉厥禮
煥哉厥旨暢哉厥制懿哉豫之賢有司率多嘉與咸思割

資斧以犒石時從曾徙家共城乃命構曰爾里居而華之泮樓閣巋然治齋而華武林錢塘之類殿廡峨然百泉鄉之勝地閔開 聖域釐崇正理於吾道有發明焉子不宜申明其說而贊成斯盛舉乎余乃瀝酒未乾而敘述以識之

國朝鄔景從祀江漢先生記

余嘗聞蘇門山水佳勝地靈人傑相需誠殷泉源淇水之什其來遠矣迨其後籍以狂著登以嘯稱此不過放達高隱之流 至康節而聖學聿昌迄有元而儒緒益顯夫元儒於斯地有緣者若姚文獻樞許文正衡竇文正默耶律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七

文正楚材姚之子文忠煒從子文公燧時有王文忠磐白彥隆棟王仲謀惲或盡室來依或聯翩講習山靈大暢道緒不孤人皆知高山景行矣獨江漢先生趙仁甫諱復者時姚文獻以行台郎拔軍德安偕以俱比得程朱性理北方始知有學迄文獻棄官隱蘇門建太極書院仁甫講授其中而風俗爲之不變今考百泉志明成化間河南提學吳公伯通創百泉書院言此地舊無書院可因宏治間提學車公璽建思賢亭祀孫邵姚許竇諸公獨不及仁甫噫豈文獻無徵致仰止無從耶抑生前晦迹歿後尤埋名也歲戊申夏余以校士至衛源百泉太守程君余同榜名彥也

衛數年理學經濟人文蔚興比見卽以崇祀江漢先生爲言余聞之躍然曰是先生闡揚之日吾道興起之機也嗚呼先生家世德安生當宋季值兵戈搶攘之際而能以身明道及元兵南下九族殘毀先生誓死甚決文獻多方勸與俱北是時洛閩之學失傳於北地先生以所記憶傳註授學 魯齋詣蘇門逞求之謂人曰吾今始知問學之序嗚呼人知姚許興學開有元一代之文教而先生實有以啟之人未之知也且終其身不受榮祿元世祖咨伐宋終不答是江漢潔一身之進退猶小而振一代之學術者更大也輝諸士請祀之牘有曰姚公樞許公衡竇公默同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八

時攜手俎豆共享於一堂劉公因郝公經楊公奐異地同心絕學倡明於當日獨先生生前晦迹力辭束帛之徵歿後埋名久掩藻蘋之薦始可謂知先生矣余職司學政彰勸修舉深以隕越茲任是懼 天子加意正學斯道中天一時培養振作儒術蒸蒸日上起崇本務實欲偕一世於至善之域余謂秉懿之良人人俱足卽物誘剝喪之餘上之人苟奮興而鼓舞之如噩夢乍醒觸無不覺叩無不應上下千古南北海隅此心同此理同則此性善皆同也矧兩河文教丕敷之地眞儒踵起宋生伊雒元聚蘇門放達高之 成禮教絃誦之俗則蘇門一席地繫有元一代

之風化實先生開大其端緒今日之修舉禮典不獨慰九
原先正之應求正以端兩河士子之耳目且仰聖君賢相
興學崇儒之端也程君能於數百載後獨任倡崇之力其
有功於理學不淺余竊幸得贊其成與邑令學博暨諸紳
士修舉祀事僭叙其顛末云

國朝范景改建周程祠記

昔姚文獻樞元至正間建立太極書院於蘇門之百泉與
魯齋諸賢講明道學以教學者明成化庚子河南學使吳
公伯通衛郡守張公謙復建十賢祠於書院中祀康節濂
溪溫公兩程橫渠紫陽南軒東萊魯齋諸先生以姚雪齋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九

竇子聲配之崇禎壬午河決大梁遷科場於輝因以百泉
書院改棘闈移建十賢祠於蘇門山麓中增 宣聖殿以
十二賢配食東西兩廡有司中丁致祭而書院之廢自此
始順治庚子科場復歸大梁又因棘闈改考場以爲學使
校士之所歲月既深不惟書院之舊規不可復覩並太極之
名亦漸泯沒不復識矣某初至輝見提學公署西北隅仍
存周程祠三楹傾頽零落委諸蔓草以爲周程既與
十賢配享復存廢祠不幾再三之瀆乎及考姚公本傳載
樞棄官隱蘇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兩程配食朝
禮焉蓋元公之學太極之學也先生懼聖道失傳作太

圖易通以綱紀斯道之精微本太極二五備神明之用揭誠神幾妙性情之德而天人之指要備焉諸所陳入德之方經世之具確乎可底於行兩程親炙師傳淵源所漸者最深則三大儒於書院始建時已有專祀其所係於蘇門講席之重其來舊矣今卽不能興復舊規猶庶幾於茲祠以徵信來茲而可任其傾頽磨滅而不思一表章之乎爰謀之邑紳孫君用正馬君昉復捐俸首倡改建於蘇門書院大成門左砌以磚石繚以墻垣雖輪奐未崇止期完固可久乃於工竣而誌其興廢始末如此抑予猶有說焉書院改建十賢祠於山上可也十賢之祠而先之以 宣聖不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十

可也合諸賢而共食於一堂可也分諸賢而配食於兩廡不可也夫孔子之聖旣已血食萬方則常祭之外復有百泉中丁之祀其義何居且兩廡從祀胥經論定歷朝之功令存焉典制倘有未安皆當講求而釐正者也至蘇門一席地名賢碩儒其遺跡廢墜者尙多表章詳議竊有志焉茲爲簡書所迫時有未遑故因祠成而附志之以俟後之君子

國朝徐潮孫徵君祠堂記

共城古蘇門晉宋以來流寓多賢者孫公和 高蹈邵堯夫之棲隱姚文獻許文正之興學流風餘韻輝映今古世遠

學湮名賢碩儒邈然不可復作自晉以來幾千餘年
以還亦五百有餘歲矣賢者之所居如此其重而所遇
此其難也容城孫徵君先生其曠代而同揆者歟先生
奇逢字啟泰號鐘元直隸容城縣人年十七舉萬歷庚子
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交以性命之學相砥礪居親
喪結廬墓側於哀毀慟 中悟心性本源慨然以聖人爲
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楊左魏周諸君子橫罹閹禍傾身
營救不懼禍禍亦弗及一孝廉家居隱然大人長德思宗
卽位後五經薦徵力辭不就 國朝移居蘇門四方來學
者日衆先生於古今諸儒造詣不能盡同者莫不扶其精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十一

微識其流弊要以不謬聖人爲主融會貫通泯絕畛域以
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學者無不
聞風興起煥若發矇曉然於口耳軒輊之無當而篤志近
思以返求於身心之內程邵姚許所未盡得先生之表章
發明而益著其有功斯道誠非淺鮮百泉書院自明成化
庚子學使吳公伯通建十賢祠祀周子邵子兩程子張子
朱子司馬公呂公張公許公而配之以姚雪齋竇子聲崇
禎壬午改建蘓門山麓合十二賢配享 宣聖康熙辛亥
學使史公逸裘續進趙仁甫乙卯徵君先生歿學使朱
之翰復進先生同祀合之爲十四賢其來舊矣余撫豫之

年衛紳士以周程邵姚旣祔祭百泉書院仍各有專祠載縣志祀典徵君先生於河洛之學集其大成請專祠如周程諸賢故事旣依紳士之請祠成而推余爲之記余惟先生正學粹品身任斯道之重晚歲歸隱蘓門高年碩德爲世儒宗 國朝大司成薛公所蘊疏讓先生長成均中外大臣交章推轂堅臥不出嘗自謂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心庶幾稍明其於六經四子之書各有論著而理學宗傳一編出獨是之見息羣喙之爭真有見於宋明諸儒千慮殊途一致同歸者而非徒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十二

依違調停爲兩可之說也誠足以繼往聖開來學直接尼山的派所謂鄉先生歿而祀於社者當不足以盡之固宜與周程諸賢專祀俎豆於無窮也余雖未獲登先生之堂而讀其遺書考其行事心竊嚮往焉遂爲記以應紳士之請而後隳括先生學行之大者附論如右後之覽蘓門源泉之勝來游來歌當慨然於賢者所居之地如此其不偶然也康熙四十五年

國朝孫用正重修餓夫墓小記

嗚呼此先徵君所表彭了凡先生墓曰餓夫悲其志矜其行也千載而上有餓死首陽 焉 食周粟夫周聖 也

何耻食其粟而太公曰此義士扶而去之蓋聖君賢相崇重節義將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了凡先生何以不死而甘心一餓且何地不可死而必輾轉低徊死公和嘯臺旁此其立志行事概可想見矣余嘗弔以句云山頭長嘯原奇特一餓捐軀行亦偏事各快心方足色清風博得古今傳漫道泉源似畫圖園林臺榭盡虛無却從冷處添神彩長嘯臺邊有餓夫先是了凡 囑不用棺以甕覆其屍卽埋骨嘯臺之左下先徵君題曰 夫同人爭爲詩弔之歲石碣剝落邑侯秀水范月如先生曰斯人可傳也爲再封其塚視昔高大且新其豐碑復用先徵君題識以徵君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十三

能爲餓夫重也時在康熙乙酉端午日

國朝賀長喜栢園記

獲邑附郭咸瘠土也東北行五里許頗肥美稼時恒聞轆轤聲土人汲水灌園畦町縱橫雜蔬葱肥卽而近之有廬舍參差隱見於林樾問者巨栢村也村之西偏掬栢茂密翠色可餐樓臺高聳修竹掩映者先大夫叅憲公棲隱處也公嘗鼎建宸居竭忠盡瘁經營土木之役不遣官不加賦工程告竣而帑藏之盈餘以百萬計則事君之誠愛民之仁裕國之義幾無忝矣乃工成被嫉退然有遐思焉心盡而才已殫自非懷才不試甘爲肥遯者流也故其隱

不隱於山不隱於泉而隱於翠栢之陰乃名其園曰栢園
向離爲門廣三楹外植雙槐內通甬道道旁植栢爲林直
達前庭曰環綠堂環堵皆栢也種雜卉於其中古槐蔽於
簷際綠陰環繞公所以集良友會嘉賓求嚶鳴之好者也
由堂而北則此事樓在焉樓之下匪棟匪梁甃之以磚內
爲曲洞由兩旁拾級而登之則疊屋二重廣三楹起角重
簷回廊四圍家居讀書其中乃慨然曰一經作吏此事便
廢今賦歸來此事復修 樓之後則有池止水一泓青蓮
承露良宵雨歇水無心於邀月月無意於投水水月交輝
於綠荷紅霧 者 不期而會也因名其池曰清漣池池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十四

上有橋曰獨立橋舉世皆濁而我獨清其卓然獨立者歟
稍北則爲因隱亭寬五楹兩旁置小閣圖書藏於內 時
錄行過事宜輯爲文稿以寫其志者也階旁置翠竹百个
老梅數本則公之清風高節可概見矣此事樓之左則有
眺蟾臺邀東山之月而醉於掬栢叢中由臺而北則有小高
樓臺榭屋宇超然獨上也由此而西可達於因隱亭此事
樓之右則有醉豁亭一楹小閣四面玲瓏微醉登眺萬綠
凝眸由亭而北則有小有天蓋昭昭之天與六合之天原
非二天又何必問仇池之穴而 通之也由此而東可達
於因隱亭亭之後爲桃塢經春爛熳快人心目亭之前而

池而樓直達前庭栢園之大觀盡此矣其 義題名各有深
意若古人之盤盂戶牖皆有箴銘不徒供清玩已也而又
有大不容己於斯園者前爲隱士之園林後爲忠臣之廟
貌也我文貞公纘承不替著書必於斯盡節必於斯於環
綠堂則題遺詩矣於醉豁亭則題遺囑矣於眺蟾臺則拜
闕謝恩矣於此事樓則偕家死於其上矣一至兵燹之後
竟成黍離之悲嗟乎以向之優游講談之地一旦遭國破
家亡之慘寧不惜哉然忠臣義士之遺踪又安可令其頽
敗零落乃爾耶是以追維故址培厥芳徽爰因環綠堂故
址建爲五節祠因此事樓故址建爲五節樓因醉豁亭故址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十五

建爲遺筆亭因眺蟾臺故址建爲拜闕臺是皆忠魂義氣
於焉攸寄者也至於清漣池獨立橋小有天小高樓皆附
乎因隱亭者猶其舊也斯廟也不猶然一栢園也耶悲夫自
古忠臣義士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茲則一
以功成高隱一以理學殉君安則奏功危則致身以父子
而處君臣之際不亦難乎所謂忠貞世濟成仁取義者寧
諛言哉余小子無知謹卽栢園之所以爲栢園者記之如
此

國朝徐潮淨雲寺新建 御書樓記

事有曠千載而難逢者不可以不誌在昔虞廷颺拜喜起

賡歌至今傳爲盛事後之人緬想風徽猶欣欣向往之不置今以山林野老岩木緇流得被 聖天子從容顧問疊膺 恩賜尤非事之偶然者宜乎超玉之以 御書樓之建請也維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臘月五日 天子西巡狩畢道出獲嘉之東城黎庶歡騰喜見 天子時城東大悲院老僧名超玉者亦隨衆趨迎 天子止輦與語玉卽奏曰蓋聞 聖德如天湛恩汪濊物靡不得其所往者翠華南幸招提蘭若悉有題名臣僧玉冒昧敢請願亦有以題僧院額者 天子曰俞哉立灑 宸翰題其寺曰淨

雲且 賜之詩曰秦晉山河巡幸畢廻鑾攬轡歷新中忽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十六

聞梵語如風送疑是江南話桂叢卽今之刻著于石屹然特峙于樓中者又 賜行苦神秀四字以褒美焉旣又賜八珍飯一盂上參一觔上茶二封温綸欵洽縷縷無已備載僧徒祖鑒祖印召對語錄中玉曰 天恩如此豈能一瞬忘耶是不可不圖所以報答者爰募建樓五間表曰 御書刻詩於石以爲供養之所且鼎新其寺之門奉光匾額越明年甲申三月凡我同僚割俸金有差鳩工庀材不數月而斯樓落成超玉走請曰玉之膺此異數也惟節使實目擊之請書其事於石以垂不朽盛事予時巡視中州扈 蹕過城歷歷親覩予曰是奚辭哉是奚辭哉夫宣

德意導揚盛美臣子責也 聖天子巡方問俗察吏安民無非以元元爲亟設超玉者出其儒術以馳驅王路與聖天子獻可替否當更有都俞吁咈於彤廷之上者其僅以是已耶惜乎其以浮屠老也雖然超玉之行斯已異矣戒律精嚴悟歸正覺於儒書無所不窺尤長於詩不得於功名而得於異遇 恩膏優渥 眷注彌深此焚修之美報也後之住持茲寺者亦能如玉之勵行晝夜修持用光前烈則賡歌拜蹈之榮當不減超師之盛遇也然則斯樓之建上以仰答 聖明下以風勵後嗣其所係顧不重哉若夫嗣而葺之無使廢壞嚴加保護勿使傾頽更有望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十七

於宰是邑者是爲記時康熙四十三年三月

國朝陸圻劉公國玉祠堂記

經有之以死勤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法也不在祀典然黃帝之禘也師其教者百年而畏壘之於庚桑也生而祀之是則古之祀典頗多以德升者而不必皆以功舉也以余所聞德化先生德之可升於祀者也先生事後母以孝聞研求道奧嘿而好深湛之思往往廢田宅購書設科勸鄉里誦讀不能學者給與廩食不復問束脯以上嘗率諸及門三

戶外又先生子若弟俱親受業每令其近正人聞

正言行正事而先生之門內與先生鄉里翕然化之造次服必於仁義若一父之子乃漸漬切劘成就者衆嗣君旣舉於鄉而門人于君芳輩又多成進士顯當世於時邑侯米公采之志乘徵君孫公尊以私謚而門下諸生徒皆相率醵金爲祠奉先生衣冠琴瑟焉蓋樂先生之風而頌先生之德不衰也乃吾聞子衿廢於城闕則詩人刺之鄭武公善於司徒則周人懷之德足以化人者凡皆教澤之足以逮乎衆也史稱管幼安養晦葆真下化其德學者舉似先生而先生升此堂也則法在祀典而莫之敢廢者也雖然先生固衛之賢衛多君子如蘧瑗史狗史鮑輩皆鄉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十八

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而先生與之列坐其間俎豆薦之上絲竹起於壁間諸門人子弟又以歲時習禮大屋之下以示微言之未絕而先生之死也榮得不顧而樂之歟語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以余觀之庭堅忽諸不祀而若敖或有餒而德化先生之堂則世世祠春秋巋然獨存不誣也

國朝賀振能改創磚城記

獲爲邑彈丸而據四達之衢齊秦燕趙輶軒師旅出入往來咸於是取道焉北望行山南瞰河流蒼茫榛蕪之鄉兵燹偶乘氛浸洊至則 苻么膺嘯聚竊發之徒往往而

百姓所藉農桑老壽休息保聚者僅僅孤城耳而歷數百年間環堵一坏媮安恃陋號有城實無城也又其甚者水潦漂齧歲煩修葺而董役者率奇貨目之故蹉跎彌旬月計爲中飽而糜里社金錢無筭草草補苴不踰時輒復見敗壞邑士民日夜蒿目環眎竊嘆然無能爲一籌者會吾坦公馮侯實奉 天子簡命來蒞茲土不數年修復諸廢墜政未易更僕數一旦覽雉堞之陵遲慨然曰其有以天子版字生民保障徒恃區區糞土漂搖風雨中豈異人任哉於是進諸父老子弟而謀之曰天下事靡勞弗逸茲撮土之封吾將易甃甃而新之若何堂上下噤口屏息懼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十九

無敢應者則又諭之曰勿懷安勿畏難胼胝在前衽席在後邑不可無城城而土歲費數百緡視甃爲易然易成易敗是我且歲委百姓數百緡土也其幸風雨時調水潦無害然四隅摯隘巔夷址薄民室家老幼緩急無所憑險是我終委百姓室家老幼千百人士也權利害度輕重量近思遠惟爾百姓圖之僉曰我民實愚替損作益惟我侯之賜則又計之曰繕城之費今歲有經矣輕而頻無寧屋而暫也將十之五勸資自民十之三捐俸自官計金可五千有奇以倒私篋而統旌成焉粢糧畚榦薪蒸陶墍之方惟置惟募役無騷用有程條條井井矣僉曰衆任無鉅平政無

惟我侯之命議成上詣臺司皆報可僚佐紳士胥卒工
允厥勤功既舉鳴馨鳩築子來之衆如營其私侯旦晚慰
勞之獎勤勵情劬作 興粼粼巖巖式固式密墉堦譙櫓
堅整麗翼肇於初冬迄之春暮而不世之勛居然告竣諸
父老子弟歌舞踴躍喜茲成功手加額而相告曰吾輩乃
今而後長老得鼓腹嬉矣婦子得聚廬處矣鞠凶亡流播
羽檄鋒鏑亡震蕩矣狐鼠消漏卮拔亡曠日持久牽率踐
更之勞矣微我侯之命賜不及驚可以不示后而不佞振
能實荷侯國士知請爲文紀之於戲創百姓之功豎萬世
之業不動聲色無煩督譴而又於大農帑額下土蓋藏不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二十

損毫末持五千釀金六閱月而告成事近古以來急公之
臣未有任事如斯之敏者在周之世王命南仲城彼朔
方而詩人稱赫赫焉召伯營申有俶其城而吉甫之誦肆
好降而唐宋揚晟高駢冉氏璉璞之屬城夏城蜀皆得承
榮世主以光史冊今廟堂之上旌侯偉伐璽書褒 以
國楨事當在翼日我曹幸親服嘏喁恩信不可以無示後逐
紀之文而繫以銘侯諱大奇字坦公家世瀕江之徐州人
其銘曰古稱成城哲夫之營馮侯蒞獲業廣基閔吾儕小
人非常是懼草陋蒙安緩急莫戍賴侯之懜廓乃
塿垣仡仡金墉耗不自上竭不自下經之紀之聲

大既襄既峙既闍既壘寧我父老建其婦子生聚壽考耕
織豐腴發祥隕祉而康而衍水旱兵革化離不淑斯怙斯
斯遠其毒戴功永永食德綿綿不朽之祐於萬斯年

國朝孫徵蘭重修文廟記

古今聖統也日月聖門也何人淇耶私聖統乎何地淇耶
崑聖門乎雖然互互心至聖者淇許人同也各各崑懇心
至聖者人不許同淇也說何居蓋聖躬魯產耳目光昭而夫
子獨曰我殷人也殷固六七賢聖之前淇也濬聖學闡聖
化東西南北所同也淇固不能異至譯聖德模至善聖脉
所鍾者庶益富富加教聖政所試者則衛淇所獨也古今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二十一

天地所不能同是至公之夫子無心若有心未免以淑而
私篤於兄弟之邦則大公之衛淇同淑更加淑豈得不心
以炙而愈篤於羨牆之盛矧責廟於貌神聖不爲人而擇
奉責廟於心何嘗不爲奉而擇人非擇人也擇其心不愧
貌也則人之真能貌奉者必奉其貌在心先者也故淇聖
祠剝蝕於風雨晦明者不能屈指其年祠之謀繕謀飭不知
幾借籌其人然謀而竟不卒其謀者非人心無聖而不訖
其謀則聖心無人而不屑其謀之訖耳試想我淇年來螟
魅交侵病盜并虐燐郊藿市足音空谷矣仰荷茲蒼活爾
涸鮒簡我柴侯怙 慰彼雲漢子遺嘗見其肉骨蘓枯也則

學道之愛人致和之育物乎其緩二餘三也則道千之節
愛經九之時薄乎濯魄而江漢秋陽一作霖而六事六月
夫既配參由而柴也何難窺美富而賜也夫既捧肝膈而
聖脉也何難襄手足而聖宮也以故堂上者呼公而入室
門下者望門而依牆數百年剝曰稿月之穉楹數十世不
容狂崇戾繪之翬革盡借公滿體之棟梁通心之巍煥而
屋德四潤輪奐重光矣人曰公爲百谷之王衆亦効江河
之滴豈知有泰岱方可收細壤非七竅何以運百骸乎是
知至聖所獨注之區必使夫可用注之人我公身所致之
功皆我公所心先致之德也至鳩工耶 材耶坐臯比分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二十二

絳帳則有闔

缺二字

範或衝而前或勁而後何嘗不赤煉心

血硬豎脊梁然在學言學固司鐸之本色亦皆步公之武
而踐公之跡者耳獨是從來聖詞不容游夏之贊僕何人
也而敢與於在茲之文祇以同德比義互相師友北海可
以借前而通家龍門况以累朝不掛科名之聖裔獨容壬
戌有聞詩聞諫兩孔同臚光我葢榜也凡夫不亦可席後
光以通家於我夫子乎是又至聖親殷以爲人小子亦可
借人以親我夫子於殷也竭我安國兩攜缺字自雖勉盡力
內之心實自愧心內之力但凡心在力前者例得附名示
勸亦以不敢自躍冶外爾

國朝

新置宜溝子貢祠祭田記

太史公列孔子弟子籍衛凡六人公居其一唐開元中贈爵多考邑定封於是侯公於黎黎故衛之黎陽卽今大名府濬縣也縣之山曰大伾其陽有公冢存而濬之立祠則自宋之都水使者孟昌齡始子孫世奉其祀明宏治間有司稔建書院於城之南 嘉靖中復立別祠於城北之宜溝表曰先賢子貢故里康熙四十二年 鸞輿西巡道宜溝覽遺蹟 特勅皇子入祠展禮復 賜御書賢哲遺庥俾其裔謙揭於廟門天章輝煌照映棹楔謹按夫子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又七人而推傳道者顏曾而已然後之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二十三

大儒如程朱者其所尊公者備至程 以爲公之知亞於顏子朱子則謂顏曾而外其學日進者惟公與卜子兩人故自先師歿後北方之學淵源閑肆今所傳詩禮授受皆出二子其書雖或後人所附益然足以見當時傳經宏道之有歸也若其尊夫子之道至於如天籌聖人之功賢於堯舜俾我後人如依冒而赴河海又可不謂功在萬世者乎今 天子篤學崇儒親詣東魯行九拜之禮撰文立石遣官新廟又推以至及門諸賢暨千有餘年後之能傳其道者不極表章之典斯文之幸振古一時濬在千里之內先賢舊跡俱存儒風之流王化並被吏茲土者固宜仰承

聖心尊重祀典祠舊未有田光地謀之所司以時捐置
春秋將事分巡卞君三公踴躍率先乙酉二月買田百畝
用銀若干歸契賢裔掌厥收入卞君伐石請用誠尊守光
地惟古之有德行道藝者歿則祭於膠庠世有明憲至於
近代而其羣邑之賢大夫儒林高蹈爲政者尙知所以永
其祀事承之不替况洙泗高弟親承聖緒其居又適在近
郊獲逢 治朝崇化優賢博士有秩 御筆有褒尸祝俎豆
弗豐弗潔懼勿克稱今計百畝之入呈共粢盛具牲酒於
以承宣 聖澤扇揚道風宜莫過是瞻宮牆覩禮器馨香
播 自邇而遠所以興微繼絕使文章性道之傳燦然若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二十四

當日者其在端木氏之子孫及濬之人士勉之則嘗備官
於此者有厚望焉

國朝姚德聞重修畫舫齋記

余治滑之四年歲在屠維執徐時和正暇百廢俱修乃求
畫舫齋舊址於城之東南破瓦頽垣荒烟蔓草非復昔日
游觀之所矣於是與二三從事暨邑之薦紳先生謀所以
鼎新之當歐陽之取象於舫也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
通凡入其室者如入乎舟中而又欄檻其旁以爲坐立之倚
植佳花美木於左右以爲登覽之助今皆不可考矣惟中
有堂三楹顏之曰畫舫齋後數武建一樓曰秋聲樓云卽

歐公讀書作賦處而皆僅存頽壁乃爲計工程材佐以清
俸闢荆棘披草萊凡甃瓦榱桷丹雘黝堊錙銖計值弗以累
民遂因其故址而高大之岑樓矗雲曠望無祭其下奉歐
公之位歲時祀之不忘本也齋中虛敞可以清晏可以列
坐賦詩聽政餘閒可以布几筵朝夕課士其前一灣流水
可百許畝清澈照人眉宇遶堤樹以垂楊而又於齋之前
建樓三椽四圍開牖倚欄長嘯則碧水澄空綠楊如線坐
臥其上可以永日怡情從下望之又如蓬萊宮闕縹緲雲
際城中勝覽於斯爲美也至七月厥工粗畢落成置酒於
其中揖邑之薦紳先生而言曰余束髮讀書寢食於大家之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二十五

作不惟識其文章且有以得其性情品行以及嗜好游歷之
所在無不心焉誌之而於歐文好之尤篤蓋其溫厚和平
忠君愛國之意一往而深其登高作賦遊覽記述之文爲
之流連三復以當臥遊久矣知滑州之有歐公畫舫齋也
及余蒞茲土文廟傾頽城堞圯壞先其重且鉅者然而倦
倦於是齋夢寐中不忘也夫歐公距今數百餘年矣其品
行文章事功忠孝垂於史冊浹於人心歷千百載猶將思
之慕之景行而仰止之豈係乎畫舫齋之存與弗存耶然
而余必力爲修葺者亦欲藉是齋以彷彿歐公之流風餘
韻傳之百世以頌公之義於無窮耳讀其書尙想見

生平况乎親蒞斯土撫其遺址而不爲前賢一新舊制繼其風徽也哉旣以刻諸石且以告後之賢豪庶幾守是土者則必無廢斯齋也

國朝姚德聞重修滑縣城記

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定九州奠高山大川其間繡壤交錯大牙相制有城郭以爲之捍禦有險要以爲之扼塞有廬舍人民以爲之依止有田疇藪澤以爲之生業而其分而爲省轄而爲府散而爲州若縣於府州縣之中立長吏以行其德澤而齊其政教必由城邑以及於遐陬僻壤則城也者所以禦寇盜衛民生收賦稅施教化也顧不重歟滑自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二十六

高陽氏建都而後魯莊公十六年始見於傳歷代稱爲雄藩其城之建置遠不可考至宋天禧中重加修葺明季崇禎十一年邑令羅公易土以磚滑之有磚城自羅公始迄今五十餘年土性疎頽雨水衝激城幾無完堞矣夫王公設險則金湯鞏固寧非保障良謀然恃陋則不備工費則疲民二者交譏焉予每顧是城未嘗不蒿目而心憂也歲乙丑奉有作速設葺之旨乃敢告之紳士里耆謀所以增修之衆各欣然義形於色踴躍而前曰城之設所以衛吾也其財力修城以自衛而可以奉上之德意報公之惠澤吾儕何靳而弗爲余頷而樂之以其事請於中丞

于公 各憲 可於是率先 奉量材計工早夜
矻矻不 寢處凡士庶之樂輸者不田胥吏置簿籍嚴出
納擇耆考之醇謹敏練者數人分董其事余復日加省視
焉大約 堊之工五土之工三木之工二城周匝九里高
二丈五尺濶二丈有奇駟馬可馳城之外築短牆牆之外
濬深池因民之力而鼓舞獎勵之民不太勞費無重困始
於戊辰之二月至五月而告成焉今日者譙樓巍煥觀瞻
肅矣雉堞崇隆備禦堅矣費無中飽捐 節矣役不兼旬
民力均矣余蒞茲土覽金湯之固遂保障之謀於以仰副
聖天子捍衛民生至意各憲臺緩靖封域深心莫非我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二十七

父老子弟之急公好義爲之是皆可紀而可書者也因勒諸
石以垂不朽

國朝郭遇熙修明倫堂記

余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諸生後謁 先師廟卽詣明
倫堂見堂墀巍峻棟宇輝煌司鐸先生坐臯比宣諭君臣
父子 婦昆弟朋友之義至詳且悉始知人倫之道雖發
於至性而明倫一席地爲人心風俗之原所關非細故也
閱 載通籍每 邑中鄉飲賓射諸大典復隨薦紳先生後
衣登堂見向之巍峻輝煌者已瓦破垣頽矣宰茲土者
類傳舍視之漠漠然無與已事君子傷焉甲戌秋余

謬膺 內召道經里門復登明倫堂巍峻輝煌如三十年前況余嘉嘆久之 其故曰鄜邑之北寺兒山石霞溝舊有鄜田數頃爲輝邑豪梁侵占文學張君養素爭復之每歲田租近三十金爲義學束脯之費迨華亭李公下車百廢俱興卽取田租所餘飭工庀材先葺茲堂 足者捐清俸爲助董其事者仍張君養素也經始於甲戌春三月落成於秋七月歷言若指掌余聞之不禁有所感矣夫人之生也自總丱以迄耄耄由貧賤以達富貴所遇不同而其爲倫則一倘覩茲堂之廢墜莫之省視則忠孝不講禮義莫辯而涼薄暴橫之害先見於拾青紫列膠庠者矣矧爾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二十八

蚩愚氓哉公旣興此堂每乘公餘與學博郭君高擁絳帳呼青衿於堂下講習討論教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深切著明則自今以往人心丕變風俗淳良固鄜邑之幸亦孰非 聖天子明倫於上之至意也哉余今者不敢侈陳浮詞遠述唐虞三代漢宋元明以飾人觀聽但言茲堂之先後廢興班班可考以勸吾鄜之能明乎倫者而余亦因以自警云康熙三十五年

國朝李登瀛省身書院記

省身書院者祀衛大夫蘧伯玉也新古衛壤衛多君子而伯玉尤著邑東北故里猶在土人號曰蘧里或曰君子村蓋

取其姓氏與德行名之以誌仰止千百年愛敬如一日也予茲蒞新之四載邑之廢墜或修或創次第舉行因念先賢遺址近在郊而祠宇弗建俎豆藐然是亦君土之咎也且崇德報功載在祀典大賢廟享誰曰不然爰捐薄俸建書院於縣署之西而顏之曰省身蓋寡過若未能伯玉志也落成致祭率諸生往拜座下企仰芳徽如親几杖因告之曰諸生今日亦知伯玉之所以爲賢乎傳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精進之力久而弗衰故年彌高而德彌邵而檢身不及之念一介使人能道之此伯玉之所以爲賢而後世所當法也其

所以法者亦視乎人之能省身與不能省身而已今夫一技一能高自位置堯時伯鯨彼以爲大舜不如也周時華彼以爲太公不如也若君子則功蓋天下而不居善過一時而不伐學窮千古而不矜其視人常賢于已視已常遜於人兢兢焉惟懼不克而至於悔尤故夫功也善也學也人之見之則然彼且以爲愚夫愚婦猶足勝我而我渺無一能也夫豈獨無能而已哉我之身日與悔吝相周旋欲求一念之卽安而不得矻矻孜孜沒齒後已此能省身與不能省身者之大較耳子曰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以孔子之聖而止言無大過且必假年學易而後免甚矣

寡過之難也伯玉之心亦如是而已矣諸生幸生君里讀其書想見其爲人顧瞻廟貌懷然加敬其亦思所以自省者而可乎諸生勉乎哉遂以斯言銘之石

國朝殷元福鄜南書院記

國家設學校以育人才雖下邑僻壤皆與詩書禮樂之薰陶顧非列博士弟 員例不能入而郡縣承 皇上菁莪棫樸之化於是有義學之置旣使單寒未游泮之子得卒其業 諸生欲廣聞 亦講習於中而得之道也然求其頭角崢嶸氣象不凡如無陰之於膠東文穆之於彥國一見決爲公輔之器曾有未其人焉何哉天下事舉之者貴揣其志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十

而培之者務固其基泰山之溜可以穿石專攻也豫章之木七年而出地基之固也專且固而人才之不底於成者鮮矣昔昌黎先生蒞潮不一歲慮 里後生少所師承亟置鄉校延請趙德而潮之人士至今比於上國試當中原文獻之地爲功更何如耶新邑俗號易治其窮經講業者亦頗盛於五邑邇來浸以衰微司馬錢塘吳公代 於茲深嘆人才不振如星辰寥落謂非有以長養之不可夫長養非一日之功則又曰天下之事非甲爲則乙爲何已何人吾盡吾心焉耳矣又曰囂塵湫隘非誦讀之所城東南隅高敞而爽塏吾所贖許罔卿之舊別業葺其破缺新其漫漶繚

其牆垣其永爲肄業之地焉若經畫措置之顛末見於紀叙者詳矣不復贅惟是目擊盛舉追憶此地往鄉先達多以鍵戶藏修己未歲同時捷南宮者三人一時稱地靈人傑相值閱今四十三載而公枋許載清壁假計沮絃誦復聞中阿重咏因稔於衆曰此詩之所云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也而今得於公乎志之專矣培之固矣精神力氣百世不磨諸君其知之否顧公之所以望於後生者又非徒異日之科名已也余不暇班史九品之第諸君試思王楊盧駱之上不有韓李歐曾乎韓李歐曾之上不有濂洛關閩乎如陟山者愈陟愈峻如涉海者愈涉愈深朝斯夕斯尊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十一

聞行知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沐公書澤於無窮而公三不朽之業亦概見於此矣皆曰然遂次第其語而勒之石庶來者得以觀焉

國朝趙開元增修鄘南書院記

士習之下究也爲風俗而其上章也爲治績人才之養不可以不豫故古者造士之法最爲詳慎今之學宮緣古而喪其真者也今之書院變古而不失其正者也書院之名始於唐而其作人也盛於宋然亦二三大儒各就其所至之地教育一方而非天下之通例觀胡瑗以蘓湖二州教授入爲太學一時名臣碩士徃徃出其中降及南渡李綱

相而大學生歐陽澈陳東共起而力爭之雖死不避則宋之人才猶多出於學宮不徒恃書院也後世而變矣郡縣僅以廟祀聖人而並無庠舍學者各散處於言龐事雜之地所以亂其耳目心志者實多釋菜之名存而造士之實亡畧無補於人才故其勢不得不盡天下州縣別置作人之所以聚其渙我 聖祖仁皇帝上下古今之變特命各省並建書院其具既設而所以誘掖激厲漸摩而成就之者又復詳而有法使并此而怠玩之則士習益偷而不可救藥下既無以振頹風而上卽無以待朝廷之用然則書院有興廢而人才之升降因之人才有升降而風俗之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十二

醇疵與治績之隆替由之豈可謂天下之小故耶守令受天子方面之寄而不加 於是則雖百廢具興皆苟道而已余自庚申來吏於斯首欲爲朝廷作人訊知故有鄘城書院雍正九年建迄今不二十年而室旣就頹田亦易主廢興之故必有任其責者矣余旣捐貲贖其田復創建大門及東西耳房增繕西齋庠舍卽此以課士然來者漸衆將不能容越四年甲子又復捐金拓地增置書室十二間規制視舊爲稍展云易名曰鄘南紀實也夫新鄉古鄘地而入於衛爲呂望發跡之所迨康叔有作新之化旣革紂都故俗九世而武公繼之以金錫圭璧之德陶鑄其人故古稱

衛多君子卽近自有明以迄昭代文學之士有猷有爲有守□鵠舉鵠起何其盛哉康熙中葉以來而少衰矣豈衛河沁水三崗五山川秀傑之氣有時而歇歟抑士不克自奮歟又或養士之澤入之者未深歟天時人事之剝復往往反覆相尋久之必復其所蘧瑗史魚之風尙可溯也諸生苟不安於凡近而以古人自命精研義理潔治身心而敦尙實行爲明道經世之文從前之未發則人才何遽不如昔且或過之庸可量乎故詳紀其事於石俾後人知人才所以升降之由天人參焉凡蒞斯土與生斯土者皆不可以不勉勵也國朝文兆奭創建高子祠記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十三

余於乾隆庚午奉命蒞輝歲之臘初始抵任見邑之士習質慤民俗樸直若有古之遺風焉者披閱志乘人物卷首標高柴子羔氏夫子羔之天質不可及而夫子顧品之曰愚稽史傳所紀行實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喪泣血三年不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又成人兄死不制服聞子羔爲之宰遂爲衰嘗爲衛士師別人足及迹難別者實爲郭門守悅曩者用法之公當三言以脫之然則子羔之愚豈靈蔽行塞之謂哉故紫陽特爲之註曰智不足而厚有餘蓋至誠渾樸之天真未鑿未卽歐陽叔所稱於仁者是也竊惟聖門七十子配食廟庭俎豆千

同其所矣顧嘗遨遊諸邦訪求軼事諸賢鍾靈之區靡
建立專祠於時進詢紳士子羔之祠輝殊未有耑建者
以為缺典欲急圖之多事匆匆未遑也迨癸酉之夏六

月奉上憲飭各府州縣志乘之殘缺遺失者使纂輯成書
以備採取余遂集寅屬及閤邑紳士 謀之胥欣然願從
事予因更與商曰志莫重於人物如子羔匪第我輝千古
之人物 亦天下萬世人物也聖門諸賢鍾靈之地皆有
祠而我輝於子羔獨無有崇先則古謂何耶子捐廉奉百
以姑為倡諸君其有意以共成斯舉乎維時學 楊君喜
榮邑佐劉君鏞邑尉史君鯁稱許以為得當而縉紳多士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十四

亦咸歡顏喜額俞贊曰樂得奔走襄事以崇奉先賢於是
卜地於城之東關庀而材鳩而工凡八閱月而即竣為屋
三進分間九區旁築垣墉中砌引道樹松 栢規模備具
既落成與寅僚邑紳奉子羔神脾備牲 祭告城鄉氓庶以
為奉我輝先賢也輻湊來觀者如堵禮既畢士民羣進而
請曰願有記余曰我之為此誠景 前賢不使我輝有缺
典然而更有微意焉凡今之人不患智之不足而惟患厚
之未必有餘余始至輝見士民習俗恍然有古之遺風得
非先賢之化澤未泯耶茲與士民特建祠奉祀惟冀爾民
常守樸直毋或涉於僞爾士常矢質慤勿稍隣於浮余

與 士民相與以至誠祛察察之用共遊於渾淳無事之
則是民愚民也 愚士也吏亦愚吏也粵考昔人有以愚
自號者有以愚名亭名齋名溪名谷者我與士民相率相
勵而厚於仁卽以愚爲我輝之名號當不爲觀風者之所
誚讓而竊笑此余建祠奉祀區區之微意也士民肅聽再
拜起謝曰唯唯遂書以爲記董是役者學博楊君邑佐劉
君司其總勤勩乃事則有監生牛先治廩生張峯望增生
孫在城候選訓導王杞副榜貢生孟秉堅皆乾隆甲戌仲
夏之吉知輝縣事靈川文兆爽撰記

國朝陳浩重修畫舫書院記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十五

山陽斗垣呂君治滑之明年政和民洽百廢以次修舉邑
有秋聲書院者蓋歐陽文忠公畫舫齋之遺址前明項城
王君因之以建置 國初歷城王君從而增修之迄今又
百年矣風雨摧殘頽爲瓦礫君懼其跡之遂湮也於重修
文廟後再出官俸創建邑之人士共成之棟宇旣新花竹
周列易其名曰畫舫書院以祀公木主給膏火之費令諸
生朝夕絃誦其中因屬余書畫舫齋記秋聲賦而勒之石
並欲記其事以垂久遠余維公之判滑州也旣嘗構是齋
以爲燕居之所矣而秋聲賦未詳作於何地今聞畫舫齋
之外復有所謂秋聲樓者意當時秋夜讀書之處亦卽在

是耶余平生慕公之爲人每讀醉翁亭峴山亭諸記遐想山川之勝如從公遊往往形諸夢寐曩者奉使金陵歸欲取道於滁尋醉翁亭而未果及奉命視學楚北登峴山而亭已久廢爲浮圖欲求羊公之碑歐陽之記而杳不可得因歎自古名賢勝蹟零落於荒煙蔓草之間宜莫不爲後人所珍惜而使之磨滅至此豈古人一跡之興廢亦有幸有不幸與抑顯晦有時待其人而後興者不終於廢也然則呂君之於畫舫齋亦猶昔者光祿史君之於峴山亭矣君以名進士出宰中州能於簿書之暇慕古好賢以振興文教爲己任俾多士登廬陵之堂讀廬陵之文咸知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十六

從事於古人之學以仰贊聖天子右文盛治非賢司牧而能若是乎蓋君本廬陵之心以愛滑之人士滑之人士卽以愛廬陵者愛君則廬陵之跡以君傳君又將以廬陵傳也余不禁欣慕之至他日北歸思假道相訪登畫舫之新齋賦詩以快其意而又未知斯通之遂焉否也先書此以貽之

國朝知府德昌重修郡署

昔韓公治相堂開畫錦永叔判滑齋額畫舫自古名賢有撫字之勤不廢晏息之所類皆然矣矧聽政之區體制宜肅顧可任其荒蕪不治爲吏民羞歲甲辰余奉簡命陞

守是邦甫下車見俗厚民淳有牽車服賈遺意刻

民整躬率屬爲己任日夕不遑寧處矣時卽見門堂

室多机杼形考厥始建肇自明初迄今四百餘年 歷任

屢加修葺而歲深木朽難臻鞏固頃以禋災屢告勞薪賑

恤未遑興造間有傾圮亦自捐俸補苴丁未歲年穀順成

士民樂業余私心稍慰爰爲棲止之謀明年春請諸 上

憲捐養廉千五百金葺其役凡內而景武堂外而保庶堂

左右吏攢供簿書貯冊籍所并及儆官邪之戒石出教令

之門坊次第修舉頽圯者更新滲漏者補葺而西南隅舊

有 關聖祠重建三楹以舉廢典東北隅向有舊倉房移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十七

官廳前以固崇墉繚垣周密規制軒 以肅體制以重觀

瞻洵足庇吾身利後人矣抑余猶有念焉坐景武保庶之

堂顧名思義覩爾俸爾祿之語觸目警心敢不夙夜孜孜

勤求民瘼務使陽春有脚民悅無疆歌雙岐而咏五袴庶

近不愧韓歐二公之烈而上亦以答 聖天子簡畀之至

意也夫計經始戊申四月落成六月中旬凡兩閱月而集

事因脩書之以示來許俾有所考焉是爲記

國朝淇令王鎮重建綠筠書院記

書院之設所以養人材勵風俗也淇邑書院舊在城西

相泉上年久頽敗歲庚子黔中梅堂宋公以內翰出

邑撫字餘閑恒以培養人材爲急辛丑秋捐廉俸二百餘金公項所剩六百金紳士共捐一千三百餘金選地於文廟西偏重新改建以課諸生計講堂五楹講堂後院北房五楹東西房各三楹爲院長寢食之所講堂左右耳房各二楹其東西齋各九楹爲諸生肄業之區二門三楹大門三楹左右各有門窻門者居於是司啟閉供使令東有便門一座東房三楹以安車馬院東有隙地一段可圃可射凡閱一載而工告竣督工紳士八人董其役皆家食而辦公焉舊有官地六頃九十八畝零則院長修脯百金取足于茲于是延湯陰庚子 恩科進士蘓公名於洛字澗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十八

東者教授生徒方將振起文教永勒宏規而宋公不祿嗚呼使天假宋公以年其所以斟酌盡善者當歷久無弊矣癸卯歲山右芝圃馮公繼爲淇宰亦極留意作養諄諄不倦而衛屬屢歉賑恤不遑丁未夏調任鹿邑於所以善後者亦有志焉而未逮是年秋余代馮公承乏來此乃克嗣而成之淇本睿聖故都學者得明師以爲啟迪近多知潛心經書爭自濯磨有蒸蒸日上之意甲辰會試柴公起以詩經成進士丙午科葛公冰澄以詩經舉本省賢書書院選也余案牘餘暇卽詣書院相爲講論喜諸生皆可教因細爲部署其院長修金仍舊諸生膏火俟

項卽行設給每月朔望後一日堂課諸生官給飲饌二金其課藝之優者每課亦捐俸二金以獎之諸生幸際昌明之時沐浴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又得賢父母創爲講習之地使得藏修遊息於其間其何以專心致志文宗先正詩法唐人立言修行有體有用共相切磋琢磨聿紹金錫圭璧上爲 盛世股肱耳目之司下爲一邑一郡光哉爰次其事壽諸貞珉使後世蒞斯土者得有所考以績作新是爲記

國朝馬日暄創建尊經閣記

自古作人之事莫詳於學曰辟離曰庠序是其地也曰司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三十九

徒曰黨正是其人也曰三物曰六行是其具也厥後踵事而增凡可以興起教化者無不畢備蓋人文丕振動關民風作人之事故不厭詳也余泣茲邑及三載常以學識粗疎不能興衰起靡爲憾然培養士風余有責焉學宮爲敷教興學之原固未可置而不問也每於春秋之祀朔望之期以及飲射讀法諸公事周旋瞻仰學宮之盛因得徧睹見其殿廡宏敞嘉禾踈峙鱣堂輪奐一新衙齋環堵四圍作人之地亦云備矣座設臯比堂列絳帳師範則泰山喬嶽文程則良金美玉作人之人亦云脩矣俎豆簠簋燦然雜陳羽毛干戚舞於兩階而且經義制事不減於蘓湖分年

課士不減於鹿洞作人之具亦云備矣其於古今興起教之術猶有缺而未全者惟尊經閣耳因思經者修身之本制事之根故士人有窮經之學朝廷設明經之科然必尊經有訓而後窮經之功在士林明經之效在當宇試思子孝臣忠根於性生而必構堂以教而署其上曰明倫其故何歟蓋人心之奮不無所緣而輒起爲之高峻其觀爲之顯揭其義所謂樹之風聲也况夫士出寒微購書頗難無借讀之所而徒有稽古之志奈何尹和靖奔蜀至閬始得程氏易傳拜而受之陳大士僻處窮鄉得毛詩於斷簡中捧讀不厭其後一以理學傳宗一以文章名世經之於

人爲有益而得之也甚難如是如其構室藏之牙籤滿架任士子挹取手錄以導其聰明而引其才智者當復何如然則尊經之未建誠缺典也余因道其意於學師紅亭李公曰此盛舉也吾當贊成之於是質之於諸寮友及闔邑紳士或捐俸或捐貲鳩工庀材經半載而落成是役也執冊而募於衆則必道其由鳴馨而集其事則必明其故建閣之意雖技藝百工市井牧販無不知之則風化爲之一振將由是而之焉士皆通經才堪制用以之取青紫立勲名而膺 皇猷黼黻之選者有之人皆執經怡然有得以之大居敬務窮理而得洙泗伊洛之正者有之卽不然而

經之名得經之意謹言慎行持身寡過不失爲鄉曲
厚之士者亦有之人才之盛風俗之醇均有賴焉然則斯
閣之建非細故也爲記

國朝宋企環重修衛河東岸石隄記

衛河卽古黎水源出共城之百泉歷淇門受淇水至沽人
海在濬境者延袤貳百餘里豫省漕運盡由是達非巨浸
實要津也其水自南來則偪濬城之西面每遇夏秋雨集
濟以淇水暴漲城下卽爲洪濤一至衝決將不可言矣明
天啟間邑宰趙公鶖東岸之近城者以石長壹千玖百肆
拾尺城賴以固但至今已百有餘年其中不無損壞乾隆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八

記四

四十一

辛未夏五六月淫雨大作河水漲漫三次每次常數日不
下石隄遂潰城亦大損倉庫居民均有淪沒之恐焉是歲
杪開封別駕史公代濬庖濬人久耳聞公之名皆舉手加額
蓋其所引領者不止衛河東岸也而此爲急故事新任官
必閱城一次公俯視卽心切之而未以語人姑先其他礪
士風甦民困絕包苴伸冤抑禁蠹役除積弊兩月之間政
聲大振要皆公行其所學又濟以大有爲之才自綽綽有
餘裕者獨城池一事則無所措城工動以萬計此項自難
卒辦隄工若仍其故如倉庫居民何但事非身經旣不可
以動公項請歲收大歉又不可以助役相徵發且囊空如

而強解之是欲爲無米之炊也抑念此事必不可已竟以兩袖清風之署縣而捐俸爲之擇紳士之有幹濟者董其事僱役則日給工值各得飽餐且更有贏餘 其家是以工代賑又公所不言之美意也起於壬申春二月迄於夏肆月彌兩月餘而告成時已有代公者公已言去邑人落成之僉曰是 也趙公創於前公繼於後而公視趙爲尤難然終不以五日京兆而諉之者非憚於上憲之考察非迫於庶民之籲請蓋誠有不忍於濬之一城人故也不可
以不誌記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公此舉尤能杜災患於未萌故論公之功自堪俎豆千秋况仁心爲質洞開如見濟人利物百廢俱興此猶其支流餘裔而動於其所不可遏者故勒諸貞珉非侈公之功揭公之也爰叙其事而爲之記